

#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九

江都黃文暘原本

海寧陳乃乾校訂

獼鏡緣

近時人所作借許真君殺蜃精事而附會成編也。

獼鏡中有鏡其事太幻謂女與之有緣故取爲名又謂獼

骨化龍復與女合皆太荒忽

事文類聚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

修整自稱慎郎真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少

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剪滅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

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

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當以劍截

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趁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黃牛中其左股

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郤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以珍寶

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  
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爲吏所殺。真君。晉太康間。於洪州西  
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繡衣郎者。水獺精也。於金山聽經。江右一  
女子。隨其舅至山。獺入寺見之。心甚愛慕。老僧知其有孽緣。面叱而去。竟投女  
家。化作男子。自稱繡衣郎。女受其迷。不知獺妖也。既而有妊。其舅漸覺有異。以  
箭射繡衣郎。殺之。卽變爲獺。烹食其肉。女私取獺骨。骨中有鏡。因以骨與鏡函  
封密藏。未幾生子。甫數歲。履水不啻平地。入深淵。捕魚鼈等物。如寄性。極鹵莽。  
因呼之曰莽男兒。有相者言。龍潭中有穴。當出貴仕。母以父骨告其子。莽男兒  
卽負投潭中。潭中龍出鬪。不勝。徙去繡衣骨。既入穴。得地氣者久之。化而爲龍。  
挾其母飛騰而去。莽男兒以勇聞。朝廷遣將兵捕賊。賊首卽母之舅。遂招以降。  
莽男兒受勳封。母之舅亦拜官。龍復于雲端示現。告以夫嬾偕老。已因脫離前  
身。乃獲換骨。舅非仇人。乃恩人也。莽男兒竟享富貴。終其身。



# 吉祥兆

近時人作無事實。憑空結撰。以供喜慶。劇中有庭生五色靈芝。及波斯獻寶。種種祥瑞。故名吉祥兆也。略云。公孫禎。字國華。妻劉氏。生子逸。娶室尹真真。俱有才貌。禎官部曹六十歸林下。世積善。神仙猿公爲栽靈芝。作瑞徵。禎嘗玩賞。一日邀統制賈國祚同賞鑒。賈恃權欲索此芝。禎愛不允。賈啣之。值烏南國女主花花。因貸糧不遂。擾邊。賈懷夙恚。遂薦逸妻尹往說。尹有姪逸。易女粧代尹。賈令家將施恩。要而焚之。送旅。猿公授仙訣。滅其火。遂直詣女主。女覘逸美。邀入營。甚相契合。不知其爲男子也。尹在家產一男。貌俊偉。適逸思親于月下。女主潛聽。知其情。將以終身託逸。拔劍給欲誅之。逸惶恐。具言始末。花花令毋露。遂與結姻密議。納款。值試期迫。趣逸入棘闈。禎因逸未歸。方無計。尹卽冒逸名。赴試。擢大魁。賈益怒。詢知尹無恙。痛責施恩。恩遁匿。尹處賈復奏。尹才能。令招撫花花。尹奉命往。賈遣校方豹刺于途。恩竟擒豹。豹亦謝罪。投麾下。尹未至而

花花解甲。與逸入京。傳郵逢尹。各敍衷曲。因在軍中。不敢泄其情。及花花入朝。代奏男女易粧事。詔令各復其姓名。時波斯未臣。賈國祚往征。敗績。削官去。乃命花花招撫波斯。遂獻諸珍寶。率屬國朝賀。後花花亦生子。並偕老焉。禎夫婦百歲。子孫榮盛。果應靈芝祥瑞云。

### 紫瓊瑤

不知誰作。所演燕脆事。本無此人。言脆以清廉積善。完人節義。陰功浩大。老君送尹喜爲子。尹喜之謫。因玉帝以紫瓊瑤爲老君壽。尹喜誤碎瓊瑤。故令降生塵世。脆妻李玉娘子。左股有瓊瑤兩字。小名因曰瓊瑤。比年稍長。出獵郊外。許真君授以瓊瑤一枚。佩在身上。黑夜如同白晝。諸神欽服。邪魔自滅。父脆奉命勤王。遇妖賊解橫行。有火龍烏鴉軍。飛出陣前。脆方危急。瓊瑤突至。殺賊救父。遂父子封拜。欽賜成婚。此紫瓊瑤所由名也。略言燕脆字公宿。長安人。官建康刺史。妻王氏。念脆無子。爲納二妾。一卽玉娘。一陳氏。父爲漕運官。虧課抵

罪陳氏賣身救父。脆妻買得醉脆酒而奉之。脆見氏悲慘，廉得其情，且知己字鄒文，遂召文立配爲夫婦。又贈之金，文入都，卽成進士。後官終事，擢至大寮，感脆恩，特薦遷巡撫。而以女字其子。据此脆以盛德而獲福，蓋理所宜有。或果有其人，而姓名則隨意改換者也。王安石還妾事頗相似。狄仁傑宋之問隨意點入，俱非實蹟。言行錄：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 照膽鏡

不知何人所作。憑空結撰。中引蔡京种師道亦是隨意點入。卜吉出平妖傳。宋史明鑄傳中有其名。乃王則黨也。秦時照膽銅。見西京雜記。借以爲燭奸之喻。故云照膽鏡云。略云：金陵貢士張欽，失偶，鰥居，惟一子音，就塾肄業。張性耿

介以蔡京奸惡錄其事蹟爲一編名照膽鏡監生錢友隣邀欽赴同社施伯通園賞花借所編去音謂父宜祕欽殊不以爲意也鄖陽賈人卜嘉言攜女慧姑寓金陵嘗貸友隣銀葬婦友隣往索覘慧姑美誣其父以女質銀奪之歸卜追與忿爭抵施園衆共詢問具言其故欽責錢不義遂代卜償其銀贈以資斧令攜女歸錢啣欽面吐乃之京師謁蔡京呈欽所紀書蔡恚甚欲置之死俾錢入幕爲營得中書舍人且共謀以書名照膽鏡爲得秦時寶鏡奏欽私匿寶物且多誹謗逮至京發种師道審鞠蔡使人屬种种不應從公質問不能具獄蔡益進蜚語問大辟押赴市曹就戮子音求乞詣京師痛哭請於監斬官言父罪以匿鏡請覓鏡贖父罪官爲具奏詔允之值妖人卜吉爲亂蔡啣种奏令往討又恐音獲鏡遍下廣捕文書圖音狀貌令於所在立斃音音抵鄖陽有利賞銀者欲擒音報官歲暮封印送寄保正家其家卽攜嘉言也卜女自金陵歸卜出賀節女聞哭聲詰之知欽子贈以衣帛令速遁卜歸詢女慮禍及身亦攜女遁途

中爲卜吉亂軍所掠。繫軍中。音遍覓寶鏡。無從得。長庚星化爲老叟。引入桃源渡口。洞中龐眉翁若預知之。曰。孝子欲得寶鏡乎。引入洞。居人皆千餘歲。能說秦時事。翁討鏡與之。鏡面皆塵垢。音云。上所覓照膽鏡也。鏡無光。父安得生。鏡忽大朗。遂持出。適種與卜戰。爲妖術所困。音度寶鏡能驅魅。遂出照之。妖悉逐。形種突圍出。召留音在軍。以鏡破敵。奏云。音鏡已得。俟賊平。進呈。果大克捷。獲嘉言父女。種詢慧姑未字。音亦未婚。班師奏聞。請令音娶慧。詔出欽於獄。賜慧爲音妻。令懸鏡照諸臣肝膽。蔡京錢友隣皆以黑心伏罪。種進爵。欽父子悉授官。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卽腸胃五藏。歷然無疑。又曰。秦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膽。女子有邪心者。卽膽張心動。又抱朴子曰。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近。若有鳥獸邪物照之。其本形皆見鏡中。又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祗國獻此青金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庾信鏡賦。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



值。傳咸鏡賦。同實錄於良史。隨善惡而自彰。

### 別有天

不知何人作。余玠子璧。遭賈似道之禍。逃石壁中。其地曰別有天。故名。考之正史。虛多實少。所引江萬里。鄭虎臣。皆非無因。而玠子不著。其妻父丘太尉。亦係捏造。賈似道本末已別見。按綱目。咸淳六年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塑己像其中。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劇中全以此段爲張本。又德祐元年。放似道于循州。遣使押監至貶所。

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劇以虎臣爲獄官。又稱其子代璧死。

虎臣銜之。皆本此。而顛倒其事。以爲關目。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尙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

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劇中皆詳載。窘辱備至。

至漳州木棉庵。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卽

廁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役。余玠淳祐初名將爲四川

制置使。有功。丞相謝方叔誣玠失戎利心。召還爲咨政殿學士。一夕暴卒。或謂

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劇稱爲四川制置使。退休湖上卒。互異。理宗景定二年。以江萬里同簽

樞密院事。十二月。江萬里罷。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在位。度宗咸淳元年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二年十一月罷。

五年。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

不答。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劇中救襄樊圍。及平粵寇本此。列仙傳曰。陳搏字圖南。隱武當山。

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弟子賈

德昇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爲室。室成。遂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卒經七

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劇中所謂石室。仙人。卽圖南也。略云。余璧字子玉。四川制

置使。余玠之子。玠卒。以蔭爲殿前指揮使。玠曾託孤于其友鄭虎臣。而聘丘太

尉。慎安女爲璧婦。虎臣子天麟。年貌與璧同。意氣相得。同遊郊外。遇一相士。預

知兩人名。贈璧偈曰：前緣休昧。後會難期。別有一天。三年仇潰。贈天麟云：假非是假。真非是真。若問將來。滎陽紀信。皆不知所謂。賈似道之門客馮允中與似

道于多寶閣玩玉器。稱故交。余玠有玉帶。天下無雙。似道卽命允中向玠子索觀。而帶已殉葬。允中獻媚。嗾似道遣人發玠冢取帶。而棄其屍於溝。璧控各官

皆咋舌。璧乃收父屍權厝。身荷斧鑕。叩闕似道。誣以誹謗朝廷。誣陷大臣。命法

司勘問。劇言錦衣衛乃明朝官衙。恐所指的是明朝事。獄官乃虎臣也。父子俱欲救璧。而提審甚急。天

麟乃冒璧名赴公堂。觸堦死。虎臣潛釋璧。使避跡于其妻家。時參知政事江萬

里惡似道。劾其奸。會襄樊告急。似道佯薦萬里才。使將兵往救。而以疲卒五千

付之。萬里受命。行至嘉興。宿城隍廟。夢與神相見。則故人余玠也。具言似道發

冢。其子聲冤被禍。虎臣子天麟代死事。且託萬里救援。謂其子有相報之日也。

璧抵丘家。問悉其詳。丘懼禍。密鎖璧于書室中。身往報官。將械送臨安。其婢稠

英聞之。報璧妻倩雲。乃竊鑰啓戶放璧。丘歸而覺。急追至山中。遇璧于石壁旁。

忽不見。璧方欲投崖死。仰見石壁上鐫三字曰別有天。猛憶相士語。而璧忽開。得入相士在焉。始知其卽圖南先生。陳搏留入石室。傳導引之術。居久之。謂璧塵緣未斷。授以錦囊。命下山向北方行。遇有人欲自刎者。亟救之。功名自此始也。丘追璧不及歸。勒其女倩雲改適。倩雲立誓守節。乘夜軼出。赴水自盡。遇江萬里夫人种氏船。自任回救。而詢其故。養爲己女。萬里救襄樊兵潰。單騎突圍出。方欲自刎。璧遇救免。似道奸惡日甚。與允中等賞花飲酒。出玉帶玩之。玠從空擊允中立仆。又作玠語罵似道不置。扶歸。七竅流血死。似道亦見玠發狂。其家招能治者厚酬。圖南託爲道士。給符立愈。似道薦之朝。召言國政。盡發似道奸惡。罷官發配。萬里與璧閱錦囊策。退敵有功。萬里遷官。命移兵征粵寇。璧爲參謀。隨萬里南征。似道配循州。虎臣請監押。打死于木綿庵。棄之郊外。璧隨萬里奏凱回。見之。梟級而去。虎臣不知其卽璧也。叩萬里營相見。始爲道其子代璧事。萬里亦述夢中與玠相見語。璧慟哭設祭。以似道首祭父。并祭天麟。入朝。

以事上聞。而江夫人告夫。以倩雲赴水收養。萬里亦達于朝。萬里封越國公。虎臣璧俱遷侍郎。天麟追贈。璧妻賜第完婚。丘慎安革職逮問。丘乃浼虎臣萬里求情。以婢桐英爲璧妾。璧爲轉請得釋。圖南謂璧本其石室中放鶴童。以過暫謫。後脩道復還。別有天。按咸淳元年。江萬里參政。五年與馬廷鸞爲左右丞相。迨德祐元年。元兵入饒州。故相江萬里死之。是年賈似道敗奔揚州。尋有安置潯州之命。爲鄭虎臣所殺。劇以萬里爲參政。又云似道死而萬里立功。皆誤。

### 龍燈賺

未知作者何人。所載官名。皆明時始有。大抵近世人也。以看龍燈作關目。故曰龍燈賺。又以王璧史筆持正。故曰春秋筆。檀道濟徐羨之事蹟。有因多所增飾。略云。王璧字連城。金陵人。妻謝氏。小字道衡。璧爲翰林侍講。因事歸林下。檀道濟朝覲入京。舟泊金陵江口。乳媪抱檀女上岸玩龍燈。胸前佩辟水犀。璧全友觀燈未還。謝亦令僕張恩抱幼兒登岸觀玩。以上賜渾儀鏡爲佩。兒忽啼泣。



遇檀媪。給以舟中喂乳。與檀妻私議易其子。以檀女付恩。用衣覆女。且囑勿驚其睡。恩抱歸。謝視非子。詢其故。言喂乳所誤。璧悲甚。云：「失子事輕。失上賜寶鏡。何可恕。令速往易歸。不得必致死。」恩至江口。檀舟已去。窘欲投水。且歸別其妻。謝念子失夫必殺恩。乃封一函。使恩妻候于門。令往西北拆視。恩如言。函內書一「走」字。恩妹作兵部尙書曾無咎妾。遂往投之。藉曾力。選永安驛丞。璧被召入史館。直書徐羨之事。初羨之伐魏。敗績八公山。史曲筆以爲功。璧改正其罪。兵部主事錢國器。璧同年友也。嘗訪璧。璧告以玩燈失子遺鏡事。器覘璧史稿。勸璧毋撓羨之鋒。璧叱之。器飲恨。欲陷璧。適北魏遣路景將兵南伐。詔令羨之等議戰守。羨之與馮人譽主和。檀道濟請發兵拒戰。與羨之賭。如不勝。以頭輸羨之。乃令妻子歸家。身往迎敵。羨之忌檀成功。知國器黠與謀。器請毋給糧。以困檀。復以璧易書。失鏡事告羨之。奏璧不敬。擬戍邊。矯令校尉取其首。解差施義押璧至永安驛。驛丞張恩詢得始末。乃以己情告之。懇代主命。因出所函走字。

示解差曰。昔存吾命。又因吾得禍。不可不報。差重恩之義。且知璧忠。從之恩。戒勿語璧。俟其死後。以走字付璧。使知之。璧改從妻姓。遁之苑城。入道濟家。教其子罔。璧妻謝。居金陵。班役走告璧。誅將逮家。屬道衡易男裝。改姓名爲石生。避之義民鎮。時道濟屢捷。而軍中乏糧。皆云奉羨之令。不敢給。檀大困。道衡知羨之陷檀。倡義助糧十萬石。且以計授檀。使量沙唱籌。初羨之致書魏將。言已絕其糧。令毋撤兵。已而見檀軍糧足。謂羨之誑已。遂撤兵還。檀追擊之。大捷。詣鎮謝石生。欲卽題獎。道衡云。欲報父冤。乞羨之首祭父足矣。檀歸。奏羨之絕糧通魏。有詔誅羨之。函首送道衡。設璧位以祭。適解差施文行乞至祭所。見所奠者。王連城也。詢之。互述其故。謝知夫尙存感施之誼。作書薦施于檀。收爲家將。璧作西賓。每侘傺泣涕。罔詢再四。始言被陷。出亡易姓之故。戒使毋洩。罔私語其母。及檀歸。述道衡義。爲罔聘。衡女浼璧執柯。璧之衡家。見張恩妻易男裝。甚駭。恩妻亦疑其貌似主人。迫而詢之。璧以實告。張妻云。主母在此。璧意其改適。欲

避之。及細訊。知道衡易男裝也。檀聞具奏其事。及花燭。璧見罔懸。渾儀鏡。檀亦

見璧女。佩辟水犀。各大駭異。檀詢妻。妻不能隱述。初玩燈。易歸。事王亦言。是夜

獲女。始知罔係王氏子女。卽檀氏女也。易歸本姓。而璧亦復職授官。按作史不肯曲筆借

用孫盛事。蓋羨之初無敗于八公山事也。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高平金鄉人。世居京口。宋武帝受

命。以佐命功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出爲鎮北將軍。徐羨之等廢立。諷道濟入

朝。至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卽位。王

弘被遇方深。道濟與相結附。每搆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羨之等。召道濟

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使道濟西伐謝晦。事平。遷征南大將軍。元壽八年。到彥

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魏軍克滑臺。道濟與三十餘

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

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

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乘

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返。雄名大

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

按傳道濟與羨之相構，乃實事也。然道濟伐魏，羨之已歿多年，與羨之無與，羨之獲罪亦不緣道濟。

唱籌量沙是道濟事，作者欲甚言之，故并拉入張巡許遠羅雀掘鼠事也。

徐羨之傳。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宋武

帝時，位司空，與中書令傅亮、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命。羨之等廢少帝，及廬陵

王文帝初，封南平郡公。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旬

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謝瞻爲黃門郎，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

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按史王

韶之，字休泰，嘗撰晉安帝陽秋。時人謂宜居史職，除著作佐郎，住西省。宋武帝

時，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劇云：王璧爲史官，疑指王韶之也。

陽秋卽春秋。劇以春秋筆爲名，應託於此。然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

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此劇則云爲

羨之所陷，蓋本影借，非實也。又按范泰傳：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

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中。羨之等執重權。秦復上表論得失。諸子禁之。表竟不奏。羨之伏誅。進位侍中。劇中似指秦事。看燈男女互換情節。略仿春燈謎。父爲西席教子。情節又似牟尼珠。又按明天順間。岳正爲石亨所排。詔獄拷訊。扭解欽州。有楊姓者。醉解差以酒私脫刑具。削滅柵中之木。中虛不實。正得無隕。劇中張恩懇解差本此。又按明嘉靖間。倭患甚亟。漂陽史後。以少卿家居。出米數萬石以佐軍餉。敘功世襲錦衣。劇中石以助餉敘功本此。孫盛傳。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之失。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拜謝。請刪改之。乃共號泣稽顙。求爲百口切計。盛大怒。遂竊改之。書遂兩存。

### 兒孫福

近時蘇州人所作。聞以譏世之無基而得鼎貴者。若曰。此自兒孫之福。未必其



親積德所致也。徐瓊字小樓。淮陰人。妻言氏。生子女共五人。名曰乾元。亨利。貞。小樓貧困急迫。難以存濟。從人學爲小偷。穴富家牆。先用木人頭入探。被覺。砍去木人頭。且擒小樓。剝衣痛捶。小樓計無復之。向五里橋下投水自盡。有老僧拯救。留作山寺中道人。其妻子見橋畔遺巾。稔知己死。慟哭而歸。言氏紡織度日。守節不嫁。然家貧日甚。朝不保暮。萬無生計矣。朝廷忽選綉女。小樓長子乾元。因家中有妹未嫁。出訪此信。眞否。被崖州經略叔孫景之夫人。令童僕擁入內室。與其女淑姑成親。延師訓誨。狀元及第。而乾妹元姐。點選綉女入宮。未幾生子。後竟冊爲皇后。小樓次子亨。少有膂力。投軍於叔孫景麾下。值景征蠻。交戰之次。蠻兵俱乘海馬。越海而去。景方無策。征勦亨。偶至海岸。見一海馬。姑試乘之。馬卽馱亨。越海。蠻人不知其乘海馬而至也。大相駭異。以爲從天而降。亨因設詐恐喝之。言中國人皆傳授飛行之法。能飛過海者。不計其數。將於昏夜過海。盡殺羣蠻。於是蠻部諸長。皆因亨束手歸降。貢獻琛寶。叔孫景以此成功。而

亨爲功首。欽賜武狀元。當乾贅叔孫氏時。不及與家中聞問。其妻母恐乾母知之。閉置書室。不通一信。其母無從訪覓矣。亨出投軍。與弟利略說踪跡。利乃小樓第三子也。母令出外尋兄。道遇仙人赤松子。授以丸藥。無算。食一丸者。便不飢餓。河南歲荒。利以丸藥活人甚衆。守臣表上其事。拜爲光祿大夫。小樓第四子貞。年幼無所能。而姊册皇后。以國舅迎入京師。欽賜翰林。選爲駙馬。乾之子尙在襁褓。亦承恩蔭。是時言氏母子富貴已極。乃向寺中追薦小樓。小樓見言氏母子姓名。及所薦度名號。與己相同。且疑且信。潛至其家化齋。則眞己之妻子也。夫婦團圓。子孫金紫環遶。極天下之榮貴。小樓下山時。其師付一簡帖。小樓與妻子啓而閱之。有偈四句云。二十年前徐小樓。被人砍去木人頭。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作者之意。殆有所指。然設想太幻。全係空中樓閣云。

## 雙官誥

小說有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一事。作者緣此演成。所云馮琳如亦未必實有其人。或云爲楊善作也。楊善字思敬。大興人。正統中累官禮部侍郎。視鴻臚寺。十四年隨英宗至土木。間行脫歸。進右都御史。景泰初命善與侍郎趙榮。賈金銀書幣使也。先問安於英宗。善以好詞說也。先竟奉英宗歸。景帝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英宗復辟。石亨曹吉祥等奪門。善參其謀。封爲興濟伯。善爲人狡黠。嘗陰害人。然使也。先一事其功實大。記蓋移此事於馮琳如也。于謙亦隨意點入。据云大同諸生馮琳如。故宦家子也。學使者與其父有讎。將以事傳致其罪。琳如別妻子他遁。以醫馳名。治巡撫于謙之疾。立愈。留置幕中。會英宗北狩。謙爲大司馬。令石亨等拒也。先卽薦琳如之才。奉使也。先隨駕回京。至天順初。石亨徐有貞等中傷于謙。謙被戮。而琳如官兵部尙書。初琳如嘗病。問妻盧貞娘。妾某氏通房婢碧蓮。偷不起。當若何。妻云。身出官族。且繫結髮。當守。何必問也。妾云。已生子。當守。亦無他說。婢云。已在可留。可去。問妻妾共唾罵之。琳如亦

旋愈。琳如有一友。面貌相似。共詣相者。相者言琳如後當大貴。而目前不能無破敗。及琳如避仇爲醫。于謙挈往京師。以五百金付其居亭。緘封書信。令送至家。而貌似之友。適抵其居亭。與主人共分金。匿家書不寄。友聞琳如醫道大行。亦頗知一二。卽託其名以行。學使者必欲害琳如。使人密刺之。誤殺其友。友僕寄棺僧寺中。僧卽書馮琳如牌位。以識琳如。久無信。妻妾遣老僕馮瑞出訪之。抵僧寺。見所書牌。歸以沒報。妻妾大號慟。旣而不能守。相與共謀改適。碧蓮憤激曰。皆去。子誰與育。妻妾曰。若能育子耶。碧蓮曰。果皆去。則我願育子。妻妾皆拜之。以子予碧蓮而去。碧蓮迎其母何媪共居。日夜紡績以養其子。然貧窘特甚。而督子夜讀不休。子謂非己母。以故不恤。碧蓮曰。汝故有嫡母生母。盍往求濟。老僕從而往。二母皆不顧。乃泣而歸。悉聽碧蓮教。年長應試。一舉成名。琳如旣貴。乞假歸里。舟中見其妻浣于岸。已又見妾汲于井。心大疑之。抵家則門戶蕭索。碧蓮出見。亦以爲鬼也。曰。婢爲君守節十數載。備受艱苦。奈何復怖我。琳

如告以顯宦榮歸。乃哭拜相認。問妻妾何在。老僕憤而述其事。琳如亦不勝歎息。會京報至。子又登甲科。琳如大喜。扶碧蓮坐拜之。立以爲夫人。妻妾皆踵門求歸。欲得封典。琳如拒不納。與數間屋。給衣食而已。子亦奉詔省親。父子官誥皆歸碧蓮。故曰雙官誥。其事上聞。御賜忠孝節義四字扁額。琳如忠子孝碧蓮節僕義也。小說曰馬琳如相傳實有此事。但官未必如此顯耳。或以爲楊善者。以其言隨英宗駕也。于謙之後。爲兵部尙書者陳汝言。又其後有馬昂。今云姓馬。疑卽其所託云。于謙正統時爲河南山西巡撫。所引是實。

### 稱人心

近時人所作。其關目與風流配相同。而姓名詩句各異。蓋必其時共聞有此事。影響各演一劇。或因見新出稗官。愛其聳聽。增飾點綴成之也。宰相衛廷謨。

號丹臺洛陽人。夫人韓氏。女字星波。廷謨卽風流配之。星波卽風流配之。瑤雲小說所云峯蓮也。

廷謨六旬。星波祝壽。作謁金門詞云。春光好。人在十洲三島。青翠銜來丹篆巧。



恩頌鳩杖早。海屋籌添晴曉。並茂椿萱不老。舞彩應憐威鳳小。承歡將膝繞。廷

謨門生徐景韓見之。為其房師文筆峯子文懷作合。

風流配云。五言律詩。徐景韓即風流配之魯柯。小說

之呂柯也。文懷字無涯。即風流配之歐陽綺。小說之司馬元也。廷謨使文懷作碧桃花詞。懷竟用春光好。悉照星波韻脚。廷謨以為有緣。遂令景韓作伐。關目小異。

翠華村洛蘭藻。父名小溪。以裁縫為業。

翠華村即紅菟村也。洛蘭藻即風流配之阮翠濤。小說之尹荇煙也。貨郎

蔣少停。

即賣花張老也。

蘭藻題扇詩云。倦起蘭芽日半規。星眸漠漠柳垂垂。無聊欲借

愁消遣。笑向東風學皺眉。文懷和云。生怕齊紈化子規。巧留珍重與天垂。無由

躍入東風去。幻作情踪沁黛眉。

此二詩各異。此言蘭藻遂不答。彼言再答亦異。

文懷令蔣少停為媒。聘

洛氏。衛廷謨探知嫁期。令婢僞作文懷。娶回宅內。及招文懷飲酒。又令蘭藻僞

作贅壻。種種關目。大略與風流配相同。

星波預作催粧詩。令婢置袖中。蘭藻索詩。婢于袖中摸出。情節更委曲。

以

心中所願如此。果遂其意。故曰稱人心也。

### 易水歌

南陽遠峯氏序云。余嘗讀史遷荆卿列傳。至請樊於期之首以獻秦。於期偏袒

搯腕。進而自剄。笑謂豸山將軍之頭。不及劍客之一言。何輕重不等如是。豸山謂余燕丹結客。微獨荆卿爲丹被創而殞。田先生激卿而伏劍。高漸離交卿而被誅。無他。爲客故也。於期又何足論。至扶蘇以子殉父。蒙恬以臣殉君。君子痛之。而且愚之。此又不可與荆卿同日而語者。豸山因繫之以歌。編爲傳奇。託之以女媧補恨。爲扶蘇補之。而荆卿付之無可如何而已。大率寓言也。按豸山不知何人所演秦事。荆軻妻鮑氏。及子辟彊。俱係撰出。扶蘇反正。是作者翻案處。其餘事蹟。雜見史記。始皇本紀云。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劇中第十又云。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斤。又丞相李斯言。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

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又始皇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

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

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

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

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劇中第六折 雜用其事又云。營作朝宮渭南上

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

丈旗。劇中第八折用此又云。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劇中第七折用

此又云。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

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

中諸言鹿者以法。劇中第十折用此。而以言鹿者爲馮劫淳于越。言馬者爲衛綰周青臣。蓋因其人品而傳會之者。荆軻傳

云。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入。或言復召荆卿。蓋

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

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劇中以蓋聶與荆軻友

善軻死蓋聶往哭之因自刎而死此係撰出蓋借用聶政姊哭政事又云左右既前殺荆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

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

藥囊提荆卿也。劇中用此又以無且爲使賜扶蘇死爲荆辟彊所殺此係撰出又云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

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

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

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

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

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

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

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劇中第十

九折用此其餘燕丹荆軻事詳見易水寒雜劇燕丹與鞠武俱得仙去亦屬撮撰公子將

閩本諸公子爲二世所殺。劇中作始皇弟。又佐扶蘇反正。皆空中樓閣也。

### 正朝陽

演宋劉皇后李宸妃事。仁宗實宸妃所生。劉后以爲己子。仁宗卽位。奉劉后爲皇太后。後謚明肅。不知宸妃生己也。宸妃沒後。仁宗始知爲妃所生。有言妃不得其死者。仁宗哀慟。急發梓宮視之。則以水銀殮。容貌如生。且用皇后被服。仁宗乃益親劉氏。蓋劉后妬宸妃之有子。冒認爲己所生。而于宸妃生前。鉗制隱諱。不容母子相見。此劇之作。不爲無因。但劉后初未嘗有害宸妃之心。仁宗母子之恩。亦未嘗少替。劇中極力發揮劉后之險毒。言用內監郭淮爲腹心。以所生女。易宸妃所生之男。郭淮摔殺女。后卽誣宸妃所殺。貶入冷宮。又誣眞宗。謫宸妃。看守皇陵。又令人縱火欲焚宸妃。又令內監雷先春謀刺仁宗。種種情事畢露。遂至飲鴆。此皆誣捏。非實蹟也。宸妃沒後。始贈太后。生前未嘗正位中宮。所云正朝陽。亦非實蹟也。呂端寇準。雖皆係眞宗時賢相。然端曾受太宗顧命。



真宗之初。有扶危濟變之功。真宗末年。蓋已無端。所云保奏宸妃。貶謫黃州。復起宰相。與仁宗講學。皆飾說也。準爲樞密。勸真宗親征契丹。澶淵之役。厥功最鉅。本無隨駕征蠻之說。後拜宰相。爲丁謂所阻。貶竄雷州。仁宗之初。亦無準在朝也。包拯雖真宗時進士。至仁宗始漸擢用。與呂端相去較遠。不得並時爲大寮。其陳州平糶。及根究宸妃積寃。皆本龍圖公案。相承謬論也。摔殺己女。乃唐武則天事。郭淮奸謀。鞏折天崩。飛雲忠義。皆憑空造出。楊六郎。孟良。征蠻。則本楊家將演義。而緣飾之也。邵氏聞見錄。章獻明肅劉太后。成都華陽人。正位宮闈。聲滿天下。仁宗卽位。以太皇后垂簾聽政。又云。章獻太后垂簾。李宸妃薨。章獻秘之。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宰相呂夷簡奏曰。聞宮中貴人暴薨。禮宜從厚。章獻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召文靖曰。一宮人死。相公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內外無不當預。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喪禮。宜從厚。章獻悟曰。李宸妃也。奈何。文靖乃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弘葬福寺。公又謂

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會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燕王謂仁宗曰。陛下李宸妃所生。死以非命。仁宗號慟。尊宸妃爲太后。謚章懿。幸洪福寺。易梓宮。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帝太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 小忽雷

不知何人所作。劇內稱梁厚本與白居易友善。係憑空結撰。餘悉據實敷衍。

按太平廣記云。唐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雷。小忽雷。因爲匙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二趙家最妙。時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西臨渭河。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流過。長六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開視之。乃一女郎。粧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其領巾視之。口鼻之間。尙有餘息。卽移至室中。將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

人縊死。投於河中耳。及如故。重泣感謝。厚本無妻。卽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

在南趙家修理。恰值訓注事起。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

分敢輕彈。後值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幾曲。是時有黃門放鷄子過門。

私於牆下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也。竊窺識之。翼日達上聽。文宗始常追悔

至是驚喜。遣中官宣召。問其故。乃捨厚本罪。任從匹偶。仍加賜賚焉。劇据此

事。又多所添飾。大略云。厚本字道生。其字中官梁守謙之姪。此亦是添其兄曰

梁正言。此亦元和七。年上巳。厚本攜酒曲江亭。見白居易題詩。和韻書壁。居易

與獨狐郁同至。見而賞之。邀與同飲。郁遂與婦翁平章權德輿言。邀同研席。鄭

注以醫出入德輿家。適至權宅。留與同飲。注歸與妻李謀。以妹盈盈。其字亦添出。情節皆

非本傳所有。許厚本。卽鄭中丞也。小忽雷者。韓滉節度西川。取娑羅木所製。德宗取

入內庫。朱泚之亂。散在民間。爲趙二收得。張設古董店中。厚本見而買之。五坊

使仇士良後至。以爲官物。奪之去。厚本與詬。士良聞。梁正言出入權德輿門。爲

于頗謀節度。方欲以此波及厚本。會頤子敏以用賄不效。向正言索原物。正言

不肯還。敏竟殺正言。鄭注遇諸塗。同解送京畿督捕官郭鍛。會同御史鄭光業

審鞠。光業欲并劾德輿守謙。出疏稿示郭。誤攜所贈潤娘詩。詩云：春來無處不

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詩見唐人詩話。是鄭光業舉進士時贈妓潤娘者。為郭所持。約同看潤。席間有秋

娘講伎。言郭翻酒汗秋娘之裙。因白居易詩。粧成每被秋娘妬。血色羅裙翻酒污。郭遂娶潤娘為妾。他日道見光業。

潤招與語。郭鞭潤娘。光業過郭門。潤題詩擲之。光業亦以詩答。潤娘詩云：應是

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祗擬嚇人持鐵券。未應教

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業答云：大開眼界莫言冤。畢竟

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只合披緇

念法蓮。如此與情猶不淺。始知昨日是蒲鞭。此是實事。按本事。楚兒潤娘。為三

曲之尤。有詩句。潤娘。楚兒之字也。潤遂辭郭鍛而出。嫁于江州茶商白居易。貶官江州。令至舟

中。侑酒。為作琵琶行。按琵琶行本無姓名。高衫與奴。此潤娘皆是設揣點入。初光業受士良囑。劾德輿守

謙。以梁正言事。兩人由此罷免。獨孤郁挈厚本。移居昭應坊西。會居易以武元

衡為盜所殺。切言其事。貶官江州司馬。此是實事。遂攜厚本往江州。此是添飾。因送劉禹

錫貶連州。柳宗元貶柳州。元稹由江陵士曹遷通州司馬。故爲送別也。三人官不謬

年代不相合。湊集生情耳。時居易薦厚本于裴度。爲參謀官。協平淮蔡。而鄭注因仇士良引

薦燒丹。以軍功改入注名下。授以顯職。悔厚本親令士良進妹。以善彈小忽雷。

頗承眷厚。賜號女中丞。居易遷杭州太守。厚本詣之。潤娘亦流落在杭。禮部侍

郎鄭光業奉旨選伎。訪得潤娘于杭。奏使教伎于宜春院。中丞卽其所教也。未

幾。鄭注李訓激甘露之變。士良殺注。并令勒殺中丞。此俱綴合。厚本下第。依潤娘爲

鄰。于御河得中丞。此數折本原傳。爲朝廷所知。居易已遷刑部尚書。召與鄭光業共承

詔命。賜厚本與中丞婚配。此又係添飾。又序元稹擢平章。禹錫爲賓客。宗元已

第一。劉蕢厚本俱進呈。爲仇士良所抑。度後奏明厚本參謀之功。對策之善。特賜兩官。皆添飾。而居易又爲潤娘作合。以歸于

光業云。

### 綱常記

一名五倫全備綱常記。演伍倫全倫備一門忠孝節義。事雖無考。頗關風化。按明



成化間大學士丘濬常作五倫全備傳奇蓋卽此也弘治己未倫文敘連掇會狀官至諭德其後子以諒中解元官至通參以訓中會元官至祭酒推一時極盛之事倫本廣東人劇中五倫倫字影借疑爲此發但倫父子視丘

略云伍

稍後恐不相值或作記者只是廣人而稗史以濬實之亦未可定

倫全字天爨建康府人父典禮太平府尹元配生倫全繼娶范氏生倫備同僚

安判官遺孤克和典禮撫爲己子典禮卒范氏撫三子如一三子偶出遊途遇

醉人謾罵克和怒毆之范氏念三男漸長延師施善教各授一經未幾醉人病

死其妻告三人于采訪使逮問皆不承欲加刑則爭相認官不能決呼范氏云

子無俱死理孰當其罪范以倫備對而倫全克和又堅認爲己罪官再問范終

以備對官怒疑備非范出也細鞫之范乃曰備實未亡人所生先夫臨歿以倫

全克和囑今三子並遭誣若脫備而死全和是未亡人殺之也何以對先夫地

下官爲感動出三人罪俱放歸范命三子應試皆戀親不欲行范怒乃辭入都

倫全擢狀元倫備一甲第二告假省親克和下第先歸報母時范已守節三十

年矣施善教有生女一恩撫女一並嫻內則范聘爲媳

劇中云伍倫備聘施撫女撫女哭親損目施請

退親范必不可。及成婚。則目已愈。按聘有疾。而願退不從者。宋劉庭式周孚先兩事相同。全備歸成婚奉母。無仕宦意。范謂

全忠卽是全孝。促之使行。會朝命補倫全諫議大夫。倫備東陽刺史。全之官。慷

慨言時事得失。觸權貴怒。謫撫州團練使。守神木寨。將入境。有張打牛者。神木

人。與全有舊。相遇于其家。張貧甚。欲投軍。而家有三喪未葬。全解寶劍贈之。全

妻施氏與備妻居家養姑。念全未有子。買妾景氏。卽使其母送入都。至則全已

貶官。景氏母女轉赴神木。至清風嶺。遇克汗兵爲所掠。路旁有井。景氏嚙血題

詩井欄曰。世人誰不死。我死爲綱常。一片心雖朽。千秋骨尙香。建康府太平縣

伍大夫側室景氏題。題畢投井死。時克汗方與回回作難。欲得才兼文武者爲

參謀。打牛投入其部。薦倫全。克汗以兵劫全歸。全峻拒。克汗復使打牛說之。全

僕永安奔赴倫備任求救。而景氏之母逃歸。以告范母。克和聞之。亦馳赴東陽。

與倫備永安商。僞作催貢使者入克汗營。克汗知其僞。欲殺之。于是倫全倫備

克和及僕永安爭願受死。克汗義之。俱不殺。待以賓禮。全乃說克汗歸命天朝。

則回回小國。可不戰而服。克汗遂隨其兄弟入朝。道經井旁。知妾死節狀。建亭井上而去。全備皆晉爵爲侯。克和授州判。范封郡君。施氏姊妹皆封一品夫人。旌表景氏。享徵善教爲博士。永安亦授七品散官。按劇中前半。范氏脫三子罪。似元人曲中楊興祖之母。後半兄弟爭死於克汗庭。則似趙禮讓肥。妾景氏死節。似小說所稱田六出。然六出死時。已爲王進賢侍兒。久若景氏。則未與倫全識面。尤爲婢妾所難。蓋作者集衆善以歸之一家。示風勸也。又按景氏殉節處。云在清風嶺。蓋借用宋末王氏清風嶺事耳。情史至元十三年冬。元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夫欲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以北行。至嵎縣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死所矣。卽嚙拇指出血。題詩崖石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遂投崖死。後楊廉夫感其事。題詩云。介馬馱馱

百里程。青風嶺上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于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一子。王氏彙苑。郡守立石祠貞婦于嶺上。劇云建亭井上。蓋謂此也。晉陵先賢傳。周恭叔自太學讀書時。曾識母黨之女爲婚。及登科之後。其女雙瞽。女家且貧。不敢復舉議。恭叔無所嫌。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宋史。劉庭式。齊州人。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未納幣。庭式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畊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

# 義貞緣

此亦近時人筆。据醒世恆言而作。雖非出正史。然義夫節婦。終成佳偶。故名義貞緣。可以垂訓。非無因也。情史載其事。可見實有其人。略云。江西分宜縣民陳青。與朱世遠爲比鄰。嘗以弈棋相契。善鄰有王三老。往來觀弈。三人最稱莫逆。青子名多壽。年九歲。與世遠女多福。同庚而美。一日。世遠于青家對弈。王老亦在焉。時屆端陽。青子放學回。世遠見其丰姿俊偉。且嫻禮度。與王老譽不絕口。王老卽爲執柯。陳卽以銀十二兩釵二股。結爲絲蘿。二姓情好愈篤。青子學業日進。越六載。忽患癩疾。青與世遠延醫治之。卒不能療。世遠妻柳氏。怨夫將女誤許。日相詬詈。青以比鄰。悉知其詳。度子疾瘡難愈。願還庚帖。世遠心不忍。而柳氏甚喜。向女索原聘釵。女默然不肯與。復以大義告母氏。母知女志不可奪。世遠卽欣然以庚復送于陳。一年後。多壽愈沉重。世遠探慰之。多壽援筆賦詩。面呈世遠。內寓身染痼疾不妨另適意。多福悲泣。賦詩以答。卽自經。父母急



救醒恐復有不虞。擇吉過門。青夫婦甚悅。多福侍舅姑。克盡孝道。事多壽不憚勞苦。多壽知疾不起。不與共衾枕。青曾卜籤于城隍。有雲開見日。福壽完成之句。日望子瘳。而疾漸篤。一日多壽私以己年庚。囑術者推算。術者言不能逾二十四。多壽自恨命蹇。贖砒歸。語多福欲飲醇醪。先以言慰其父母。給多福出取下酒物。卽投砒于酒飲之。多福見酒色變。詢其故。多壽云。我命不久。恐誤汝。故服毒矣。多福言汝旣斃。我豈生爲。亦取酒飲。二人同斃于臥室。母聞急促。青救世遠。夫婦亦至。急以活羊血灌之。二人大嘔得生。多壽癩疾遇砒。攻發其毒。體膚坼裂。毒氣流盡。不一月。體復潤澤。宛然一美少年矣。兩家父母不勝喜。多壽復埋頭經史。不數載。登進士官。僉憲。與多福偕白頭。子孫盡科甲云。

#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

江都黃文暘原本

武進孟森校訂

## 蝴蝶夢

此近時人據小說莊子休鼓盆思大道而作。又有元人蝴蝶夢。則記包拯事。載另

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歟。不知周也。俄而覺。

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

矣。此之謂物化。唐人詩。蝴蝶夢中家萬里。劇以取名。因云莊周前生乃混沌初

蟠桃花。為王母青鸞啄死。託生為周。此謬說也。宋賈善翊高道傳云。唐明皇問

葉法善曰。張果何時人。曰混沌初分時。白蝙蝠也。蓋借此為周耳。夷門廣牘

赤鳳髓。有莊周蝴蝶夢圖。仰臥。右手枕頭。左手略云。莊周字子休。史記莊子

用功左腿直舒。右腿拳縮。存想運氣二十四口。字。為老子弟子。按周宗法老子耳。非第三妻曰田氏。莊子不載妻楚王聞周賢。

喻且曰我寧遊戲汚瀆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南華經則云莊子釣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引神龜藏巾笥為喻曰吾

將曳尾于塗中此欲聘為相而辭之實蹟也挈妻乃懸揣語是楚狂接輿事云又按史記云莊子蒙人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地里志曰蒙縣屬梁國括地志云

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莊周為漆園吏即此其城古屬蒙縣又按廣輿記山東兗州府流寓人物內莊周蒙人楚威王遣使聘以為相周嘆曰子

不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牧及其入太廟欲為孤豚而不可得遂隱曹州之南華山因名其經曰南華一日遊山下過一新塚

有少婦縞素扇墳曰受夫約墳土乾乃嫁故扇之欲其早乾耳周用術揮扇其

墳立乾少婦以扇為謝持歸語田氏田正色詈之周曰人心不可測何詈為田

益大詬奪其扇而碎之越數日周僞病已而甚篤田涕泣相誓未幾周僞死附

身附棺盡禮極哀忽一少年閑雅甚都叩門請見自稱楚王孫言向日願為弟

子今來訪雖不獲見願假館讀所著書田氏悅王孫之美浼其從者強王孫贅

于家悉蠲家貲以辦婚禮移周柩于別屋盛裝置酒以宴王孫禮成欲就寢王

孫心痛欲絕其僕曰此疾得生人腦食之立愈田以周乍沒尚如生人持斧劈

棺欲取其腦則周蹶然復生田大窘懼周覩王孫強扶入臥室而王孫主僕皆

無有田乃大喜。周見室有酒饌。且飲且詰之。并詰其易服移柩之故。田飾辭以應。曰：卜夫當生。故用吉禮。周作詩刺之。田恍惚見王孫在外。已又不見。乃知卽周所幻化。慚懼自縊。周乃鼓盆而歌。莊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則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柰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嘯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按莊子云：不能無概然。是與妻好合無間。特忘情委順而鼓盆耳。安得有劈棺破腦之說。歌罷盆碎。火焚其居。遨遊四方。遇老子于函谷關。相隨而去。按函谷遇老子相隨而西。乃關尹喜事。

### 慈悲願

不知何人所作。大概以西遊記數節翻換成劇。然詞曲與江流記不同。佛所說大藏金經。使流行東土。解脫羣迷。以成就如來慈悲弘願。故名慈悲願也。觀

世音大士頌佛旨。令毗羅尊者降凡。託生陳光蕊家。此與西遊記不同。光蕊名萼。海州

弘農人。妻殷氏。大將開山女。貞觀間。光蕊擢大魁。選江州州主。攜家之任。西遊記載

母張氏劇內無有

顧劉洪舟。洪素凶惡。慣于水面行劫。覘殷美麗。刃其僕。縛光蕊投江。

中初光蕊曾買一金色鯉魚放生。鯉魚龍神子也。神知光蕊厄拯入龍宮。俟復

仇時送歸人世。洪欲犯殷氏。拒以懷孕及分娩。生一子。貌甚岐嶷。洪欲害之。殷

刺血書生年月日及父母姓名。嚙其足小指。盛木匣中。浮之江。金山寺僧丹霞

有道僧也。

西遊記曰法明

伽藍命霞撈救。遂撫育之。殷屢覓自盡。洪不敢犯。

劇內不失節並無洪

冒光蕊名江州赴任事與西遊記不同

丹霞所取光蕊子。名曰江流。稍長。取法名元奘。年十八。告

以父母名。出血書以示。令蹤跡其母。奘大慟。遂沿江行脚。賊洪恚殷氏逆已。折

磨備至。嘗令汲水江邊。適遇奘。覩其貌。肖己夫。訊出家始末。奘出血書。殷乃認

其子。

此關目與江流記認子不同

相抱痛哭。令奘毋泄漏。速詣外祖殷開山。訴冤。毋使賊遁。

奘赴長安。謁開山。開山遂擒賊。斬其首以祭光蕊。而龍神已知。送光蕊出。僵臥

江畔。殷見撈起。復蘇。端然無恙。開山奏其事。唐太宗嘉奘篤孝。且有道行。賜經

論律各一藏。號三藏法師。令詣西印度。取大藏經典。公卿祖餞。師以松枝植寺。



中。公。卿。云。松。無。根。焉。得。活。乎。師。偈。云。無。根。要。有。根。有。相。若。無。相。我。若。取。經。回。松。枝。往。東。向。遂。長。往。後。去。十。四。年。取。經。回。其。松。枝。果。東。向。云。劇。中。前。串。入。孫。行。者。上。壽。并。鬧。天。宮。二。節。後。半。惟。得。龍。馬。五。行。山。收。悟。空。及。收。沙。僧。八。戒。遇。紅。孩。兒。過。女。國。數。節。卽。叩。釋。迦。付。經。而。回。白。龍。渡。通。天。河。于。西。遊。記。撮。大。略。耳。按唐僧悟

空龍馬沙僧八戒以喻金木水火土五行唐僧金也悟空火也龍馬木也沙僧土也八戒水也悟空爲心猿龍馬爲意馬金須火鍊故必得悟空其用緊箍咒以制悟空所以降伏其心也心大則萬物皆通故悟空能無所不到成正果登彼岸皆此心也八戒屬水腎故有高老莊等幻化之跡 釋氏通

鑑。奘。法。師。本。傳。貞。觀。三。年。冬。往。西。域。取。未。至。佛。經。詣。闕。陳。表。帝。不。許。師。私。遁。自

原。州。出。玉。關。抵。高。昌。葉。護。等。國。而。去。貞。觀。七。年。至。中。印。度。遇。大。乘。居。士。受。瑜。珈

師。地。入。王。舍。城。止。那。蘭。陀。寺。從。上。方。戒。賢。論。師。受。瑜。珈。唯。識。宗。旨。留。十。年。歸。自

王。舍。城。貞。觀。十。九。年。正。月。丙。子。至。京。師。長。安。留。守。房。元。齡。表。聞。壬。辰。法。師。如。洛

陽。二。月。己。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師。因。奏。西

域。所。獲。梵。本。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帝。曰。朕。爲。穆。太。后。創。弘。福。寺。可。就。彼。翻。譯。勅

平章房元齡專知監護。貞觀二十二年。帝製法師新譯經大唐三藏聖教序。按

傳係節略。未載俗家父母。不能訂其是非也。

### 千鍾祿

本名千忠。戮所演乃程濟事也。嚴震直追擒建文。爲濟所罵。慚而自裁。此係扭合。濟及震直。明史皆有傳。程濟。朝邑人。有道術。洪武末。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或見濟嘗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北方起兵。朝廷謂其非所宜言。逮至京。將殺之。濟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驗。死未晚。乃下之獄。已而燕兵起。帝乃釋濟。以爲翰林院編修。參軍謀。從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其碑。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誅之。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在椎脫處。得免。淮上諸將敗。帝召濟還。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數止濟勿爲此。濟不聽。

既在兵間。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召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之。濟亡去。或曰：事急時。帝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立召僧爲帝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以濟術脫。相從數十年。後莫知所終。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末年。爲工部尙書。建文中。嘗督餉山東。已而致仕。成祖卽位。召見。命以故官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野史有言震直曾遇建文。退而自縊者。非實蹟也。紀事本末。建文帝有南歸之思。御史密以聞。闍吳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尙食。食子鵝。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舐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帝旣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石景山之旁。有天下大師。墓相傳卽建文也。按劇所載。皆据東吳史仲彬致身錄。仲彬孫鑑。字明古。成化中。吳寬等皆與善。寬爲鑑作墓誌。不載仲彬事。吳人亦多辨其非實者。存以備考可也。錄云：洪武

三十一年戊寅冬十一月。史仲彬以明經除翰林院侍書。建文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二年夏五月。改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彬歸報命。冬十一月。以省親還鄉。隨賜勅命。四年三月。彬入京。陛見。口授翰林院侍讀。劇云。史仲彬夫妻私論燕王舉動。會程濟來。遂以女許仲彬子。按致身錄。仲彬妻姓沈。封安人。子晟。即鑑父。作致身錄者也。無為程濟婿之說。劇又云。燕王兵起。尹昌隆勸建文。燕王建文下昌隆獄。又云。建文令長公主勸燕王息兵。不聽。此兩條皆實事。

夏六月庚申。廷議避難。彬請從。方孝孺堅守之策。大內火起。建文從鬼門遁去。

從者二十二人。建文知金川失守。編脩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言。高帝有遺篋。四圍大難當發。謹藏奉天殿之左。俄昇一紅篋。至四圍俱

鐵。二鎖亦灌。鐵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

于神樂觀之西房。程濟即為建文祝髮。各易衣備牒。九人從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啓之。比出門。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曰。臣神樂觀道士王昇

也。薄暮至觀。應能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績溪人。牛景先。沅人。楊應能。杞人。史仲彬。吳江人。後但師弟稱呼。不拘禮數。酌定左

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葉希賢。道人程濟。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耳目衆多。恐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暫于弟子中駐錫。次日微明。景先與彬步

至中河橋畔。有一艇來。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亟迎師。至彬家。同載八人。取道溧陽。八日至吳江之黃溪。居室西偏。曰清遠軒。改題曰水月觀。師親筆篆

文劇大略。據此。其云程濟思劉通。荆刀僧帽之言。又云仲彬。令小舟迎建文。則稍增飾也。劇中又順帶方孝孺殉節事。八月十五勅命師

逸去。皇帝追彬。成祖籍遁去者四百六十三人。行文追繳誥勅。吳江丞輩到彬。家追奪。且曰建文帝開在君家。彬曰無有。微哂而去。明旦師同

兩比丘一道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來年三月集襄陽。廖平家。按此所云追者。第以其遁去而追奪也。劇云擊仲彬家屬。子充邊軍。妻入浣衣局。程濟女亦被

擊。道遇長公主釋之。收。癸未正月。彬往襄陽。甲申八月。大師同楊程葉三人來。侍左右。此皆增飾也。

家。丁亥春三月。同何洲往雲南。謁師。庚子秋八月。彬往雲南。甲辰秋七月。洪熙

改元。八月。彬往雲南。正月為襄陽之行。三月初。至廖平家。牛景先先在。馮淮自

來。言師將至。八月初九。將暝。一僧突至。忠孝堂。楊程葉亦至。留三日。彬遂游杭

州天台。天氣已寒。師返雲南去。丁亥二月。彬至連州。聞師在重慶府大竹之善

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訪之。無有。一日。彬暫息寺旁。遇程濟曰。已結庵。白龍

山深處矣。同往謁之。問彬有子年幾。何曰。十六歲矣。明春三月辭歸。自後嘗有

以好黨告者。雖獲宥于上官。心嘗惴懼。庚子革除。禁稍寬。決計攜一价以往。抵

白龍山。不見。所謂庵者。一老婦曰。上司已毀庵矣。彬涕淚循遊數郡。幾兩月餘。

一日在鶴慶。一比丘指示師所庵在平陽。前後深林密樹數里。為浪穹所轄地。葉希賢募建者。葉楊已故。埋庵之東。彬流連匝月。遣歸。甲辰九月。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一道者。駒馱床上。睨之。師也。言及榆木川。即偕下江南。十一月。抵家。具酒肴于重慶堂。程濟與彬東西侍坐。居數日。師遊天台。明年三月。復來。止程濟從行去。按錄所載如此。劇云。彬遇建文于亂慶山中。程濟化齋。此與錄合者也。其云牛景先何新裝作僧。道廟中遇建文。追兵將及。二人令建文程濟去。己充



其名自刎。梟級以報成祖。因得緩訪建文。此增飾也。張片備遺錄云：牛景先不知何所人。禦靖難師京城。平逃難出走而死。致身錄未詳所終。何新二錄皆不載。劇又云：嚴震直統兵追建文。已載車中。程濟女隨長公主入宮中。得遇仲彬夫人。亦自刎。史無此事。此最失實。劇又云：程濟女隨長公主入宮中。得遇仲彬夫人。亦是增飾。關目。其云宣德大赦。建文自滇來京。吳亮伏諫。帝令奉養。稱天下大赦。此則稗史多載。但云正統時事。非宣德也。劇又云：是時仲彬亦至京師。因大赦。其妻得出。長公主亦還濟女。與彬子成婚。而濟竟為道士。此乃增飾。以取團圓也。按致身錄。其子晟所筆記。言彬以從亡為仇。訟凡十有七。宣德二年沒于獄。中晟訟巡按真仇于死。至九年甲寅。帥復來。晟適產子。帥為題名曰鑑。帥裹行糧。將遊會稽。程濟從。迄今正統戊午。又十一年。不知所之。据晟所記。無為程濟理。婿之。

## 爛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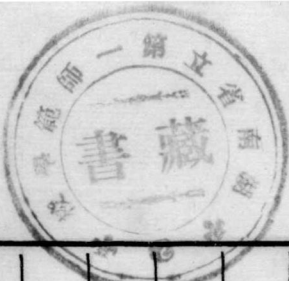
不知誰撰。取樵子逢仙爛柯以記朱買臣事。按史。買臣貧時好讀書。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九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詣闕上書。

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呂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廩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其馬前潑水。乃作者之波瀾。未有其事也。按史但云買臣會稽人。劇云

住爛柯山下讀書。蓋因艾薪樵賣落想也。其妻及後夫本無姓名。劇云妻崔氏。後夫張石匠。亦是添出。又添唐道姑種種挑唆崔氏。至於兩次逼休。張石匠唐道姑後皆爲買臣所戮。漢時無所謂道姑也。崔氏嫁張。而張跌損一足。崔因自悔。忿不與爲婚。寄居鄰媪家。逮聞買臣富貴。以此出謁自訴。仍求復還。癡夢證水二折此殆稍爲其妻文飾。實則已久嫁也。買臣未出妻時。夢見竇夫人之女。醒而遇諸寺中。後爲妻。棄大雪中。在竇門外。夫人見而憐之。贈之以金。令入京應試。後娶竇女爲妻。此因旣失崔氏。不可不作團圓也。吾丘壽王嚴助等皆同時人。點綴着色。買臣本由助薦。今改在張騫名下。買臣請伐越。公孫弘不可。帝使難弘。然買臣未嘗率兵。今云兵越仙霞。亦係點綴生色。羞墓題詩亦非實事。羞墓在嘉興。後人頗多題咏。又有死亭灣。在蘇州。高啓有詩。皆買臣妻故蹟。

### 壽爲先

近時人所作。事太荒唐。而最宜祝壽。亦滿床笏百順之意也。揚州郭魚字任



公年七十七。貧而未遇。且無家室。翰林戴席珍。徐州人也。遊揚州。其姊夫秦。爲探訪使。有女瑤枝。又有幼子。戴恐招搖。改姓爲席。薦魚爲秦西賓。魚入京。赴試。薄暮不能至。逆旅投空宅中宿。空宅有鬼。嘗殺人。見魚。以爲土地神也。魚責以殺人狀。鬼言某等皆藏神。遇宿者輒欲告以窖金。人自怖而死。非有意殺人也。魚使鬼去。而發窖。得金數萬。魚既富。思買妾。戴寓揚州時。買一小妾。曰纖纖。令待年於家。戴入京。遷學士。夫人竇氏欲挈纖纖入京。纖纖嫌戴老。不願往。竇怒。令媒氏覓最老者賣之。魚因買得纖纖。不知戴之爲席也。及試。戴爲考官。魚中會元。唐肅宗朝。上皇語及南宮所取士。肅宗言試官誤中老人。上皇大怒。謂借以譏己。肅宗恐。因取魚爲狀元。以娛上皇意。戴知魚娶纖纖。心大不平。會暹羅伐高麗。高麗請救。戴卽薦魚爲將。副秦探訪往征之。暹羅遣諜訪唐將。其副元帥曰郭。問其名曰魚。誤以爲儀也。問其號曰任公。誤以爲令公也。歸報其王。王大恐。比交戰。見魚鬚鬢如雪。審爲令公無疑。大懼。棄甲而遁。高麗王感魚恩。

以女多壽嫁魚。秦元帥出征時。以女託戴爲主婚。纖纖挾寶氏賣已之忿。以魚年庚往議親。言係魚弟。寶不知其年。以爲甫十七也。送年庚與瑤枝。瑤枝歲月日時皆四乙酉。其格曰天元一氣。術者言須得男命相同者爲配。魚子平適同。瑤枝以爲異。親書己年庚與定婚。及成婚。則魚也。秦戴皆大怒。奏於朝。肅宗令欽天監推算。乃前六十年干支相合無謬。肅宗亦大奇之。特旨賜婚。於是魚極富貴。且得三女。人間之樂。無有逾焉。作者之意。蓋謂人雖遲暮。及其得志。則如乘風順流。有未可量者。不當以年老而忽之也。

### 盤陀山

不知何人所作。演澹臺勉進香盤陀山事。本無所出。然盤陀山爲彌勒道場。實本內典。非無因也。澹臺勉者。晉陽龍山人。年五十餘無子。以遠房姪宗利爲嗣。破產濟貧。廣施大惠。鄉里稱澹臺長者。有故總兵李屠兒。兵敗軍覆。入山爲盜魁。劫掠晉陽一帶。駐兵于來仙道院。以所掠女子實其中。獨聞長者名。約束



部卒有犯澹臺家者斬。長者乃持黃金入賊營犒師。贖所掠諸女。各還其家中。有雷氏蘭珠。未字。其兄卽以歸長者爲繼室。長者有夙願。往盤陀山進香。山在塞外。相去七千里。有盤陀窟。彌勒佛道場也。蘭珠勸勿往。而宗利慫恿其去。長者遂挈老僕往。中途見樵夫搏虎。長者出囊金買虎放生。樵夫留長者至家。劫以爲質。逼令老僕抵家。取五百金贖長者。宗利恚不予。老僕與一醉太保成祥謀。共詣樵夫。僞許納金。令釋長者。主僕先縱之去。成祥用計斫斷樵夫臂。脫身歸。長者于路喪老僕。隻身跋涉。備歷艱苦。將至盤陀。墮崖落深澗中。所贖之虎負而上。乃得至。所謂盤陀窟者。及至。則去家絕遠。不能還。又念無子嗣。遂留山中爲道人。蘭珠適長者。卽有身。將產。宗利恐其有子。誘入破廟中縊之。爲成祥所覺。遁去。成祥引蘭珠至其家。俄生一子。宗利聞之益妬甚。以金購童代。僞爲乞者。誑蘭珠子用蒲裹而投于河。童代不忍殺。路逢癡道人化吉。以蒲包予之。道人啓視。則一男子也。不敢留于家。昏黑送置蒙山驛館。而以己所係小牌曰

逢凶化吉者。繫其胸襟。會有鎮將安世業者。江右人也。奉命還京。晚宿驛中。聞小兒啼聲。覓得之。不知誰氏子也。安無子。遂令夫人抱爲子。蘭珠旣失子。知必宗利所爲也。控之官。適遇世業。世業謝無守土責。蘭珠泣拜不已。世業乃挈蘭珠入都。爲養子之乳母。而許爲蘭珠報冤。移文晉陽。欲治宗利罪。則宗利蕩盡田產。且焚死于娼家矣。蘭珠遂居世業家。凡十七年。而世業子長。名曰繼祖。中武科。時遼耶律休哥兵入犯。世業爲大將。用其子爲先鋒。出塞與遼將戰。繼祖被擒。李屠兒者。自與長者相見。卽不爲盜。入海外。襲破鄯善國。自立爲王。其女名霏雪。美而勇。善使兩鎚。嘗夢遊盤陀窟。乃辭其父。往盤陀進香。道見番兵禽一小將軍。心竊憐之。鎚殺番將。救繼祖。卽往盤陀。遼將休哥聞女子殺其部將。引兵圍盤陀山。必得女子而後已。時長者居盤陀窟。霏雪男妝往投之。長者心疑詰問。果殺遼將之女子。會繼祖亦從遼軍中間行訪霏雪。遂令山中衆僧鳴鼓相助。而兩人潰圍直出。休哥方與接戰。世業兵至。屠兒亦引鄯善兵至。共破

遼兵屠兒故世業部將也。遂以女歸繼祖。霏雪念長者實屍己。偕世業夫婦及其夫復往盤陀進香。而龍山里民進香者甚衆。成祥化吉童代皆在其中。與長者相遇。各人具述前事。世業知繼祖卽長者蘭珠之子。遂令認父母相團聚焉。

彌勒道場見佛國記附載於後

晉釋法顯佛國記。度葱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

各陀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跌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眩目。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縣緮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驛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衆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費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于周氏平王時。由茲而言。大教宣

流始自此像。非夫彌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據此則彌絕遠難至。在張騫甘英所未到之地。且度梯羅磔險阻如是。此劇非無本也。國名陀摩。今假借作盤陀窟云。澹臺事則係生造。

### 後漁家樂

未知何人所作。記李固杜喬之子。固喬見漁家樂中。此乃名後漁家樂也。又以喬子年妻林氏投入漁舟作關目。因此爲名。張陵李變。雖真姓名。其中情節。全係造出。劇中事蹟。皆接漁家樂來。漁人女鄔氏。既刺梁冀入宮爲后。冀姑順

帝梁太后不知刺者主名。以屬冀弟不疑。不疑由河南尹爲殿前都尉。疑必李

固杜喬家所爲。乃矯旨遣校尉捕固子變。喬子年於路。即殺校尉。劇中用東西二廠校尉。此明朝制度。

前代所無。尙書張陵詣固家。報固已亡。挈其子變遁去。校尉抵固家。固妻錢氏自刎。

劇言三更討固。喬氣絕。又云。即有騎尉南下云云。蓋明天啓間。錦衣衛殺楊漣。左光斗等。往往乘夜潛斃之。又云。緹騎逮其家屬。作者疑爲此發也。喬

子年知喬斃獄。遣妻林氏偕媪先避。已在家中。遂被擒。抵炳靈公廟。解役兩人。方欲殺年。突遇相士萬家春衝破廟神。復放紅光。解役一時昏悶。家春遂挈年。

遁去。按史本無所謂萬家春者。劇亦自漁家樂接。言家春以相法通神。授鴻臚寺冠帶也。抵潯陽江。衆漁人方舉漁家

樂故事。聚舟會飲。家春與年避于舟側。追者跡至其處。爲衆漁人所殺。劇言端陽令節。

衆漁人因鄔老彼射。兩年不舉漁家樂之會。此歲復修故事。捕者適至。衆漁望見。以爲卽向。年射殺鄔老者。遂羣噪擊殺之。蓋亦頂漁家樂接下。而標名後漁

家樂。以此。家春復挈年走避。適過趙圖酒肆。遂今年以名爲姓。投圖爲酒家傭。趙圖亦自

漁家樂接下。按酒家傭本李變事。劇又移作杜喬子也。皆妄撰。張陵挈變行過大樹鎮。陵憶舊僕花少山於鎮

開茶肆。乃偕變往投之。少山有女碧英美。而且慧。遂請於陵。贅變爲婿。未幾少

山死。變爲茶博士。陵道裝賣卜安陽橋。陰相往來。時梁太后與不疑謀立質帝

子。貶鄔后於冷宮。遣校尉捕殺萬家春。梟首厦門亭上。鄔飛霞爲后之說。亦接漁家樂而來。劇言萬

家春被偷。其偷得其卜課之錢。及相士招牌。僞充術士。校尉所殺。乃偷兒非家春也。家春實未死。遇密羅國提婆達哆尊

者。度爲弟子而去。改名柏翠。按漢明帝時。佛法雖已入中國。然漢時僧徒甚少。此又幻中之幻也。杜年妻林氏偕

媪同行。至潯陽江。欲投水自盡。漁翁杜某救入舟中。以同姓撫爲姪女。已而杜

翁妻與林所偕媪皆死。林氏不得已。亦入市賣魚爲生。至趙圖酒肆前。與年忽



遇方共絮語。而圖自外至。詆年與漁婦私。林氏避去。圖乃逐年出外。不復留年。

見妻作漁裝。亟往漁舟泊處覓婦。其時有梁太后旨。因漁人兩次殺校尉。遣兵

欲盡戮漁人。會河東節度使簡章糾三鎮兵共伐梁氏。接簡章史無其人亦自漁家樂接出節度使乃

唐時官漢時無有也。又以張綱楊震並為節度。而加以魏西成者。共稱四鎮云。約合兵于廈門亭。陵挈變往投。至江口

待渡。年訪漁舟。漁舟已殺捕者。聯二百艘。投簡麾下。為水師營。年徙倚問信。為

陵所見。遂相挈投簡。簡以年變並參軍事。變妻自夫行。閉館靜守。梁氏子名穀

者。少年擢郡牧。見而逼之。花氏逃入林氏舟中。俱投水師營。梁太后聞變。矐郛

飛霞棄之郊外。中常侍單超送入簡營。未幾。梁氏兵敗。一門被戮。飛霞迎入宮

中。張陵簡章並膺封爵。年變俱授要職。年訪林氏于舟中。先遇花氏。繼而見其

妻。與變迎婦歸。奏聞于朝。各封夫人。按梁后雖庇梁氏。然聽廈門亭長。葬李固杜喬。且和平二年。諡為順烈皇后。劇中賤

駁過當。又謂因兵敗自刎。荒唐太甚。不疑好經書。喜待士。為冀所疾。劇以惡蹟盡歸不疑。亦謬。張陵為尙書。有吐梁冀帶劍入朝事。其他亦無所見。李變為酒

備。固門人王成賣卜于市。陰相往來。非張陵也。事具酒家備記中。杜喬之後無聞。其他皆詭幻無據。

# 鬧花燈

所演羅成事。本隋唐演義。大略與麒麟閣記相彷彿。中間有隋將楊令公收土  
激變。及花花公主王婉兒等事。盡屬不根之談。羅成秦瓊以元宵觀燈大鬧。遇  
李靖救之。得出。率皆憑空撮撰。非實事也。作者亦未知何人。麒麟閣以秦瓊  
爲主。此劇以羅成爲主。言成乃隋幽州大將羅藝子也。與瓊爲表弟兄。羣盜王  
伯當程咬金李如珪齊國遠等皆爲結契。時長安大放花燈。瓊在濟南大將麈  
下奉命至京師。送禮物于越公楊素。文書內止一人。成等適探瓊。皆欲隨往。長  
安看燈。瓊初不許。成等竊改文書一字爲六字。瓊不得已。偕之入關。李靖爲素  
中軍。占天文有警。視瓊文書。疑六字之謬。詰瓊。瓊大窘。靖曰。吾視若等皆非凡  
人。但恐得禍。倘有變。避我園中可也。元宵燈大放。瓊戒成等毋出。而成等皆竊  
行。有王婉兒者。色甚美。與母居。宇文花及之子曰花花太歲。乘其看燈。劫入宅  
中。成等聞其母沿路訴冤。共突入太歲家。搏殺太歲。而奪婉兒。還其母。成等夜

竄抵靖園中。藏于地窖。捕不能得。帝叔楊陵設謀。赦諸人罪。而開武科。以招勇士。俟諸人應募。則用三策以坑殺之。瓊等應募赴試。咬金瓊成皆冠場。陵方欲用計殺三人。爲所覺。瓊用飛空鏑。成用墜馬鞭。皆祖傳絕技。殺追者而去。成歸。藝怒其作亂。欲殺之。母爭不能得。藝持弓射成。有花花公主方入援隋。經其地。惜成年少英勇。以金饒隔矢鏃。不能入。遂救成。以免。成乃與瓊等投唐。李靖已爲大將。瓊等各建武績。並受封爵。成于對陣降伏金饒公主。遂娶婉兒及金饒公主。並爲夫人。

### 清風寨

不知誰作。演花榮事也。據水滸衍義。宋江爲盜。燕順王英所劫。順待之甚恭。適王英獲一婦人。乃清風知寨劉高妻也。江言於英。縱之歸。江與花榮有舊。時榮爲將。與高同事。江因辭順往詣榮。值元宵夜。江出觀燈。至高宅。高妻固識江。命禽之。指爲盜。榮力救。江不得。高並欲陷榮。因與燕順等合。共劫出江。別將秦明

黃信俱爲所陷。劉高與其妻皆見殺。劇中大略本此。又有慕容知府爲蔡京壻。高與合計傾榮。係作者撰出點綴。按癸辛雜誌載龔聖與小李廣花榮贊云。中心慕漢。奪馬而歸。汝能慕廣。何憂數奇。蓋實有其人也。又秦明贊云。霹靂有火。推山破嶽。天心無妄。汝孽自作。

### 九錫記

近時人作。其事實載君臣福傳奇內。演范雍父子祖孫事。而取名互異。開道家門一齣。各不相同。謂之爲九錫者。言范雍父子討平趙元昊。建立奇功。翰林承旨馮子光屢加毀謗。每謗一次。朝廷輒加一次恩典。初次雍進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琦進翰林院學士。坦進祕書院正字。每人一錫。爲三錫。二次雍進吏部尙書。同平章事。琦進禮部尙書。坦進御史中丞。每人一錫。爲六錫。三次雍進太師位。琦進吏部尙書。坦進端明殿學士。每人一錫。是爲九錫也。按九錫之名。非所宜施于大臣者。作者於古未諳。妄取標目耳。又按花有九錫。此劇首齣卽是。

賞花。蓋假借生情。不足以爲典要也。禱夢于嵩山廟中。云啓母石最靈。啓母石。唐楊炯有文記其事。劇蓋本此。而謂有主夢使者曰九思神女。則不根無據。觀音送子一齣。云布袋和尚本彌勒祖師。布袋中皆是羅漢尊者。使觀世音以金斗世尊送范琦爲子。亦屬荒誕。彌勒乃未來佛。安可云祖師。世尊安得有降生爲范氏子之事。然布袋稱彌勒。則非無因。且應化在五代。其引入范雍時事。亦不甚遠也。撤金蓮寶炬送范琦歸第。則影借王珪蘇軾事。熙王郡主范坦亦無此事。勅建相府。雖係緣飾。然明代時。張璠徐階等里居第宅。皆係勅建。宏麗無比。不爲無因也。張時徹寧波仙釋志。五代布袋和尚名契此。形裁臞腹。蹙額。蹠腹。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入市見物。則乞。時號長汀子。雪中體不濡。示人禍福。輒應。天將雨。卽着濕草履。途中驟行。遇亢陽。卽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於岳林寺東廊石上端坐而逝。岳林遂爲布袋道場。後有二僧至寺。云從天台見之。衆不敢信。發塚視之。乃空龕。



也得青瓷淨瓶六環錫杖。縣令莆田王仁佶先遇于江南天興寺。宛若舊識。後于福州官舍復見之。懷中出一圓封授王曰：「七日不至，則開踰期發之。」乃偈也。曰：「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俱不識。王令至縣，乃記其事，并刻其偈于碑。崇寧中，賜號定應大師。閣曰崇寧，令黃特銘其龕。時又有蔣宗霸者，號曰蔣摩訶，與岳林布袋和尚處。一日同浴，長汀摩訶視布袋背有目，布袋曰：「吾爲汝所窺，當去矣。」吾以布袋贈汝。俾子代代爲衣冠家。按劇云：范氏三世大貴，而以布袋和尚送與貴子，蓋與代衣冠語相隱合。布袋歸岳林，坐逝，葬封山後。越帥遣介過蜀，遇布袋道中，卒舊遊四明，識之，乃曰：「爲我謝摩訶，願自愛。」

### 三殿元

近時人作演寶禹鈞積德累行五男皆貴儀儼俱狀元儼妻趙氏得異術破西番授武狀元事雖有真僞然皆勸人爲善也。狀元圖考云：禹鈞爲人素仁

厚年四十無子然好脩陰德往往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劇中賑濟本此偶春日往延慶

寺拈香。拾人遺金二百餘兩。舉以還之。一無所受。劇中指爲竇儀事。其僕盜用房錢。賣

女償貸。公嫁其女。俾得所歸。劇中趙瑚璉爲父賣身。儀助銀。瑚璉得還。本此。貧人婚喪。由公而舉者。數

十餘家。故舊相知。有貧窘者。委財子弟。俾自興販。賴以全活。每歲量其所入。伏

臘供給外。皆以救濟施捨。而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十餘年

來。陰德無量。後連生五子。俱登科第。爲美官。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

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地志。竇氏莊在薊州城東。卽禹鈞故居。禹鈞

建義塾數十楹。聚書萬卷。延名儒置師席。凡四方遊學者。聽其自至。貧無供者。

咸衣食之。宋史。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巖之地。當使

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

不可。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

祖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

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又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至乾德五年三月。果如其言。略云。竇禹鈞字天光。年老家居。

史及他書皆云。薊州人。劇稱洛州誤。五子長倫。次信。三仁。皆得第。居朝爲翰林。四曰儼。五曰儼。俱

登鄉薦。按五竇乃儀儼侃。併傳。此則名旣不符。序亦不合。禹鈞積善好施。至老不倦。一夕夢神授以桂

花三枝。知其二子必售。然未解三枝之義。太平人錢姓以作客漂流求乞。資以

金。使還鄉。同里諸生趙星負官糧追呼急。其女瑚璉願鬻身以償。父女方哭別。

遇儀于途。解囊給之。還其女。且助以膏火。年饑。買米賑濟。全活無算。丁夫許東

橋以役困賣兒。禹鈞給銀五兩。飲以酒。其子遣還。東橋被酒。遺銀于道。爲儀拾

得。立道旁不去。東橋尋至。還之。儀儼辭親赴公車。至移山口。渴爲水一泓。欲汲

飲。旁一人遽止之。謂此水有毒。不知者飲輒死。視此人卽許東橋。得銀還役。歸

鄉。移山其故居也。經太平州。復與錢姓遇。留宿。有金精化爲奔女。試儀。儀堅拒

而去。入都殿試。儀爲榜眼。儼擢狀元。趙星亦與試。爲探花。儼以弟不先。兄請朝

命并擢儀爲狀元。星之女瑚璉。以孝感天。夢神授以天書。及劍術。遂知兵時。西番都哈啖入寇。軍書旁午。朝方選將禦敵。星以女聞。徵爲元帥。統兵討番。儼念身爲丈夫。而使巾幗敵愾。甚恥之。會秦州告急。遂請兵數千往。稍得勝。而彼衆此寡。被圍秦州城中。儼乃突圍求救于瑚璉。瑚璉方調兵四伏。命儀與羌戰。佯敗。誘入重地。擒其渠帥。羌平。奏凱。朝以瑚璉爲武狀元。賜儼爲夫婦。于是儀儼皆請假省親。錦衣萊綵。極一時之盛。禹鈞夢兆始應。後儼復舉二子。俱至三公。皆積善之報也。按此與全德記皆演竇禹鈞事。而關目情節絕不相同。

### 彩燕詩

近時人作。不知姓名。演劉奇事。本明初小說家載在情史諸書。其女名劉方。示不沒本姓。蓋姓方也。作者改爲周芳姿。籍貫詩句俱改。又添出張夜來燕詩。既係另撰。謂以彩燕詩訂婚。散而復合。則尤未免誣貞女矣。略云。劉奇字平叔。

燕山。人父禹錫。

本傳。明宣德時人。劇謂禹錫子。可笑。又言高祖劉向益。可怪也。

早失怙恃。與進士歸榮字萬雲。

者交契。榮中式後。因病歸家。未廷試。同奇郊外尋春。見妓女張夜來。丰姿艷冶。贈幣十端。白金百兩。置酒將飲。公子管風適至。與奇相爭。奇痛捶之。傷重殞命。其父管成位官總制。鎮守燕山。遣節級帶弓兵二十名。拏之。奇勸夜來先遁而歸。榮作書與故人劉世簡。字節甫者。使避難于其所居瀛海村。按河間曰瀛海。劉翁居河西務。

此說不甚遠。

奇父係世簡從兄。卽認叔姪。世簡螟蛉之子。乃楚水人。瓦橋關周守備

之女周芳姿也。幼孤伶仃。與老僕周全相依。西下王李勇汗。乃文殊座下獅子所變。倡亂侵擾。芳姿男裝逃難。爲所衝散。世簡留作義子。與奇爲昆弟。同讀書。奇疑其女子。偶見彩燕賦詩曰。燕彩雙飛。奈若雄參差。掠水撲花叢。呢喃空有千般語。誰似鸚鵡兩意同。芳姿和詩曰。雙栖彷彿有雌雄。啣得飛花入錦叢。顧影幾回成獨笑。羽毛雖一質非同。奇詢之。芳姿以實告。遂私結婚姻。各持彩燕詩訂終身焉。有匪人眞會抄者。素與奇相識。冒奇友賈學聖名。首奇於管成位。奇避難至天津河。會抄並舟而泊。夜聽奇自語。作書緘寄芳姿。約來相晤。內有



彩燕詩。乘其睡熟。過舟竊書而去。奇明晨覓書不見。不得已。鼓棹至隆平。爲縣役所拏。時潞州節度使薛平奉命討李勇汗。勇汗劫營大敗。中箭而逃。文殊大士騰雲至。爲去其箭。復獅子形。挈往西天。薛平凱旋。途遇縣役解奇。卽釋之。留爲上賓。因素慕其才品也。會抄旣竊書。詣世簡家。芳姿見書及彩燕詩。信以爲實。隨會抄至并州。乃私賣于張鵠母。得銀二百兩。其女夜來勸母勿逼。與結爲姊妹。共守劉奇。而賈學聖忽來。二女避之。學聖竊彩燕詩于袖。復以人命困詐母銀而去。會薛平欽召回京。授兵部尙書。學聖往謁。卽以彩燕詩爲己作。獻之。平方稱賞留飲。而奇赴酌醉歸。平屬奇代作平西表。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平以彩燕詩示之。奇讀罷淚下。詰問得竊詩之故。學聖大慚。未幾。奇大魁天下。授翰林院承旨而歸。榮授并州僉判。奇爲詳述夜來芳姿訂婚及彩燕詩始末。託榮訪之。學聖復往張鵠處。詭云管成位欲娶芳姿。會抄亦來。與鵠大鬧。並控於榮。榮責會抄賣良爲娼。學聖嚇詐人財。追贓定罪。拘夜來芳姿細鞫。卽備舟送至。

京師奇亦遣人接世簡。并送誥封冠帶歸榮。又因糧務進京。爲世簡述芳姿男裝事。奇遂與夜來及芳姿完婚云。情史宣德間。河西務劉翁夫婦業沽酒家。亦少康。年俱六十餘。無子。俱雪天。有童子少俊。隨父投宿。及明。父病寒不能興。數日竟死。劉爲殯於屋後。此童遂留爲兒。不沒本姓。命名劉方。克盡子道。居二載。復值大風。有少年舟覆遇救。堅持一竹籠。哭泣不止。叩之。則山東劉奇父以三考聽選。舉家在京。遭時疫。父母俱喪。無力扶柩。此籠中乃火化遺骨也。旣被溺。行李蕩然。無復歸計。劉翁惻然。爲助資斧。奇去月餘。復負籠而來云。故鄉遭河決。已漂盡矣。願乞片地埋骨。而身爲僕役以報。劉翁許之。奇與方遂爲兄弟。同眠共食。情愛甚篤。奇頗通文理。因教方讀書。方亦日進久之。劉翁夫婦俱歿。二人喪之如嫡。方復往京。移母柩至。與父合葬。三家之墳如鼎峙焉。事畢。停沽酒而開市肆。家事日起。鎮富民有來議姻者。劉奇欲之。而方執意不可。奇不能強。一日見梁燕營巢。奇題一詞于壁云。營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若不

尋雌繼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方見之。笑誦數次。亦援筆和詞云。營巢燕。雙雙  
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奇覽和大驚曰。吾弟  
殆木蘭乎。自同臥以來。卽酷暑未嘗赤體。合之題詞。情可知也。乃佯爲不悟。使  
方再和一詞。方復書云。營巢燕。聲聲叶。莫使青春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瑕。何  
事楚君終不納。奇笑曰。吾弟果女子也。方聞言。面發赤。未及對。奇復云。爾我情  
同骨肉。何必隱諱。但不識何故作此裝束。方蹙額告曰。妾家向寓京師。因母喪  
隨父還鄉。恐途中不便。故爲男扮。後因父歿。尙埋淺土。未得與母同穴。故不敢  
改形。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葬已畢。卽欲自明。思家事尙微。兄獨力難成。  
故復遲遲耳。奇云。爾我同榻數年。愛踰嫡血。弟詞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決無  
更娶之理。昔爲兄弟。今爲夫婦。恩義兩全。不亦可乎。方曰。妾籌之熟矣。三宗墳  
墓。俱在于斯。棄此而去。亦難。忽然。兄若不棄陋質。使侍箕帚。共奉三姓香火。妾  
之願也。是夜。兩人遂分席而臥。次日。奇請鎮中年老者爲媒。擇吉告于三墓。遂

成花燭。里中傳爲異事。因名其地曰三義邨。

### 彩霞旛

近時人作。演柳春與歌妓李蓮生事。與鬧烏江相彷彿。而關目用九天玄女以彩霞旛導生日還魂。故以爲名。鬧烏江則言西楚霸王之神爲之判斷也。內附桃生孫女配合事。其真僞無考。略云維揚諸生柳春。字南坡。父潛。御史。居鄉課子。臨清孫啓祥與潛同年友。挈家避亂揚州。有子曰空。女曰棻柔。子甚頑而女極美。兩家共延師曰丘鵠。有桃鴻。字葉倩者。亦與柳孫爲友。孫故豪族。家伶中女曰李蓮生。名蕙姑。武陵人。名噪一時。春閱牡丹亭。感柳杜事。空因極道蓮生之艷。演牡丹亭。不啻麗娘也。會潛內召啓祥赴淮送別。空拉春及鴻串戲。令蓮生義父一團糟教曲。夢神告蓮生曰。維揚柳生爾夫也。蓮生結念成病。春未及知。一團糟呼蓮生會串。病不能至。春問其由。乃因夢得病。春愕然曰。某卽維揚柳生也。思蓮生久矣。一團糟亦許作合。春急欲訪蓮生。爲保母所阻。而桃鴻